

15.01



歷城文史資料

第三輯



44157103
历城文史资料

第三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济南市历城区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八年五月

**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济南市历城区
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**

主 任：范玉德

副主任：林雷顺、展昭兴（聘）

委 员：关 涛、张德绍（聘）

张笃强、燕淑媛（聘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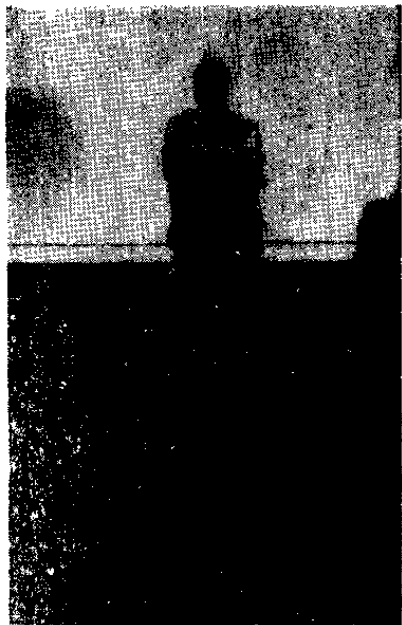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辑勘误

页	行	误	正
17	9	交学	教学
46	3	已	以
93	9	涌跃	踊跃
96	5	王建桥	王剑桥
97	2	利以后	胜利以后
100	13	土匪	土匪

更 正

上辑“访江希张先生”一文，由于我们工作中疏忽，致有二处与事实有出入：一、江老赴非洲前已有合同，并非去找工作。二、“文革”中开导他的并非老李同志，而是保卫科的张同志。特此更正并向江老等同志致歉。

《历城文史资料》编委



在江西省铅山县政府所在地——河口镇的广场上，矗立着一尊通高近八米的塑像只见他手握经书、腰挎利剑、紧锁双眉、忧心如焚。这便是出生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四风闸，成长在南宋时期的辛弃疾。他虽负将相之才，只可惜当时君昏臣庸，使他怀才不遇，报效无门，三度沉浮宦海，一生忧国忧民。

（王春贵摄影并文）



伟大的爱国词人辛弃疾，虽常怀报国之志，并以收复山河为己任，不顾职位卑微，数次上书朝廷，而苟安怯懦的南宋统治者置若罔闻，使这位文武全才的爱国志士郁郁终生，壮志以殁，长眠在铅山县陈家寨南，三面青山环抱的山冈上。他生前热爱江西的河山和人民，他作古后，江西人民无时不在怀念他，一九八六年当地政府拨款五千元整修了他的墓地。

（王春贵摄影并文）

目 录

- 往事历历堪回首……………孟昭铨 (1)
- 世界一流的显微外科
- 专家杨东岳……………虞孝国 (11)
- 失败也可以孕育着成功……………欧阳佩英 (37)
- 我的创造与发明……………杨东岳 (49)
- 党的挚友王其章先生……………康年、尚灿 (55)
- 日寇在历城的一次罪恶行径…孙凯山 (65)
- 日本鬼子比野兽更凶残……………王春生 (70)
- 洪家楼……………张德绍 (73)
- 战争年代趣事二则……………张子建口述
……………王春贵整理 (78)
- 我经营福顺杂货店……………吕吉仁口述
……………李介梓整理 (82)

狼猫山水库	张鼎麟 (90)
党家庄西清真寺	金秉恒 (94)
殷氏族谱发现记	范玉德 (96)
殷氏族谱节选	黄秀亭注译 (102)



往事历历堪回首

孟昭铨

物换星移几度秋，岁月催我白发稠。阔别家乡历城已四十载，每当想起战争年代在家乡一带打日寇、除汉奸的战斗生活，总觉得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。虽身经百战，但多数战斗的情况还记得，现将两件记得最清的事记下奉献给尊敬的乡亲们！

智取张绍杰 全歼伪三团

泰山军分区于一九四四年七月，在邢村的灵鹫寺打击伪三团后，已使三团大伤元气，团长王启祯被击毙，其弟王启祥后称团长，

但他年少无知，一切实权均在副团长张绍杰手中。张者西彩石村人，知识分子，生性狡猾，时年三十余岁，虽貌不惊人，却也风度翩翩。张纯属一好色之徒，他每到一处必折花攀柳，使一些善良的农家妇女也难幸免他的蹂躏。张之此举，人们早已愤然！

是年六月，我军二番打击驻在章灵丘的三团，此次它几乎全军覆没，只跑了王启祥、张绍杰等几个人，他们惶惶然如漏网之鱼，悻悻然似丧家之犬，东藏西躲不可终日。

时，胡寅同志、孟昭武同志我们三人研究分析了一下形势，立即决定：一、改变以往打了就走的做法，部队住下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；二、开展攻势，争取张绍杰。对张作了全面分析：张劣迹虽多终非汉奸卖国贼，

虽称不上什么将领，也堪称当地一梟雄，此番若拿他当落水狗打，他必投日寇为虎作伥，反而对我们不利。张和王启祯一样与岳伯芬不睦，投岳的可能性不大，此情不足为虑。

因我带的这个队伍是原三团的独立连，此时虽起义了，思想教育不能放松。我们统一了口径：控诉三团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时，只提王启祯，不涉及张绍杰，这样或许能争取过张绍杰夫，使其改邪归正，以后为革命做点贡献。同时叫那些在国民党军队做小官的人感觉到：共产党对他们的过去并不耿耿于怀，对他们现在也不会是赶尽杀绝。只要放下武器，停止和共产党敌对，出路还是有的，这有利于当时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。我们还注意了做起义士兵的家属的思

想工作，使这些起义士兵逐渐成长为勇敢的战士，后来为打败日本鬼子和解放全中国也做出了贡献。

再说张绍杰，他大概从心腹那里获悉：我们并无意杀害他，于是派一个人来部队找我们，来者道：张说他想回来，行不行？（因我和张过去名义上都是三团的人，故拉近乎称回来）当时在场的胡寅同志当即答复说：来了欢迎！

不久，张领着他几个弟兄（多为鸡鸣狗盗之徒）果然来了！张身带手枪两支，我们表示了欢迎。胡寅同志勉励他们弃旧图新，争取为人民立功，并着人将他们安置好。至于他那双枪，我们并不过问。数日后他也不再似惊弓之鸟了，随我们学习、操练，行为亦有所收敛。后来他也随我们部队开到章丘

垛庄，在那里受到了泰山军分区林乎加、廖容标、刘国柱等同志的接见，每人发了一套服装，还进行了丰盛的会餐。后来章历分开，我们这个部队被编为历城县东梧区中队，王裕民同志任区委书记，孟昭武同志任区长，我任区中队长。这时张才发现我原来是共产党员，相处的日子里对我只是敬而远之，或言不由衷地寒暄几句。他有点旧病复发了，所以对他也不敢重用。

不久，上级在鲁中地区办一个起义人员学习班，经和区委书记王裕民同志研究，决定派张绍杰去参加，临行时告诉他此去要通过敌战区，携带双枪不便，他同意交出一支枪，欣然去参加学习，也可能是违心地去了。可是不到一个月的光景他就开小差回来了，枪也不知道怎么没了，他没回部队去。

和他的姘妇住在有兰峪。后来不知为什么被日本鬼子绑到郭店车站去，被狼狗咬死了。这也真是咎由自取，使我们想起一句古语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”，这句话用在这里是何等的恰当！

打垮韩锡贡 赴济有坦途

盘据在港沟以西，孟家庄子一带的另一支伪顽乡武装，为首的是老石沟的韩锡贡。此人骄横异常，玩世不恭。仗着有一支装备较好的队伍，另有六十余人的手枪队，故自拉山头称霸一方。

王启祯生前与韩锡贡是莫逆之交，王被我们击毙后，兔死狐悲，韩和我们结下了仇。那时我们和济南的地下党联系有三条路，其中两条经韩的驻区，他经常搜捕我们的交

通员，凡被他捕去的不是枪杀即是活埋，几乎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。当时韩的存在对我们构成很大的威胁。王裕民同志、昭武同志和我研究了一下，下决心拔掉这个钉子。四五年旧历年三十晚上，我们侦察到韩在孟家庄子过年（因当时他从铁路北抢来一个女子做小老婆，家安在孟家庄子），于是由王裕民同志和我亲自带领去孟家庄子，结果在村头巧遇韩的一个小官查岗，他发现我们后打了一枪，还没来得及叫喊即被我们活捉。我们问他他不讲话，有一个同志发了火用枪托砸破他的头，没想到这一下他倒讲了。他说他是韩的叔叔，又说韩锡贡今晚就在孟家庄，由裕民同志做了他的思想工作，他愿为我们带路，可是，去包围韩的住所时韩已溜了，只捉住他的小老婆。我们除夕夜一连打

了三个庄（孟家庄、白腊滩、老树峪），并把这三个庄无极道的红缨枪都收交了。当晚又回到东梧庄，这时群众有的已起来下饺子过年了，而我们只吃了点凉干粮权当过了年。虽然生活是艰苦的，但战士们的情绪却是高涨的，打了胜仗后，指战员们盟誓一定要活捉韩锡贡，为民除害，为烈士报仇。

我们又研究了一下：为了麻痹敌人；由县大队郭玉芝同志第二天带来部队，我们又打了一下韩锡贡，结果他们以为山里来了大部队，年后一段老实了几天，群众过了个好年。

当时孟家庄五天一集，据侦察韩有时到集上走走。我们一部分同志埋伏在西山的石窝里，另一部分化装成农民，背上半布袋谷子佯装到集上卖谷，进石窝的同志夜间就开进

去了，黎明时上山打石的人我们控制住：只准上不准下，并约定见到韩锡贡扔一颗手榴弹。出太阳的时候，我们背着布袋到了集上，很快发现了韩的贴身随员，上去几个人把他捉住了，不知谁扔了一颗手榴弹，这一下乱了营，我们只好包围庄子，山上的同志看到赶集的乱跑怕伤了群众，因此没动，就这样又让韩锡贡跑了。这次战斗韩部唯一的一挺转盘机关枪被我们缴获了，另外还缴获三把匣子枪一支，三八大盖枪数支，抓了几个俘虏。

后来又经过几次战斗，韩锡贡的势力也就小了。后来竟然成了光杆司令逃掉了。去济南的交通线终于被我们打通了。这以后的驻防越来越往西南靠，目的是包围济南，敌人虽严加防范也奈何我们不得，我们站住了